

doi:10.3969/j.issn.1674-117X.2019.02.006

一个乡村少年的成长心迹 ——秦羽墨散文创作论

杨荣昌

(楚雄师范学院 人文学院, 云南 楚雄 675000)

摘要: 湖南青年作家秦羽墨的散文, 以乡村题材为主, 以少年老成之笔法深入探究乡村伦理的变迁和底层人性的挣扎, 洋溢着自然之子率性而为的活泼天性。其作品聚焦于乡村现实不可避免的破败命运, 贯穿其间的是作家充满忧患的人生历程。

关键词: 秦羽墨; 孤独体验; 底层经验; 苦难书写

中图分类号: I207.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9)02-0037-04

引用格式: 杨荣昌. 一个乡村少年的成长心迹: 秦羽墨散文创作论[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24(2): 37-40.

Mental Process of Growth of a Village Teenager: On Qin Yumo's Prose Creation

YANG Rongchang

(School of Humanities, Chuxiong Normal University, Chuxiong, Yunnan 675000, China)

Abstract: The proses created by Qin Yumo, a young writer in Hunan Province, delves into the change of rural ethics and the struggle of human nature at the bottom of society by taking rural subject as its main theme and using a young but prudent style of writing, which reflects the lively nature of the son of nature. The works are worried about the inevitable dilapidated fate of the rural reality, throughout which is the writer's life process full of suffering.

Keywords: Qin Yumo; experience of loneliness; experience of bottom life; suffering writing

湖南青年作家秦羽墨以散文创作为主, 作品先后发表于《天涯》《散文》《青年文学》等主流刊物, 并入选多种重要选本。2016年, 其首部散文集《通鸟语的人》列入“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 由作

家出版社出版。秦羽墨的散文作品, 以乡村题材为主, 集中书写了自然物象、底层人性和贫困经历对其成长的影响, 在当下日益浅薄和娱乐化的写作潮流中, 他这种追求生命硬度的写作, 带着

收稿日期: 2018-05-28

作者简介: 杨荣昌(1982—), 男, 云南武定人, 楚雄师范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文学和民族文学。

乡野之风的粗粝和疼痛,值得学界关注。

一 孤独体验中的童年视角

秦羽墨的散文密布乡村生活的细节,这是孤独带给他的收获。与众多乡村少年一样,他在孤独中度过了那些漫长的成长时光。《最孤独的时光》和《一只蝴蝶带来的孤独》等作品,写出了乡村出身者共有的生命记忆。无论是童年时父母下地劳作,留下自己守家,还是稍长后独自一人在高山放牧,他那颗远离成人呵护的童稚心灵,只能与大自然间的动植物交流。观察一只蚂蚁搬家,遥看彩色蝴蝶在花丛中翻飞,大自然的可爱精灵们带给他别样的兴奋与温暖。“多年以后我离开了村庄,常想起那些年在山里的孤独,每到此时,心头便生出的是一种莫名的成就感,我相信只有经受了长久孤独的灵魂才是结实的,往后不管在喧哗的世界怎么走动,也不会把自己给丢了。”^[1]孤独中成长起来的作家,从小练就了一双打量世界的眼睛,不放过那些细微的律动。从这些弱小者身上,他似乎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感悟到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生态意识。他的作品集的名称“通鸟语”,喻指的是人与鸟类的交流已畅通无阻,人类应以敬畏之心对待自然界中的每一个生灵;他对自己曾经伤害鸟类的行为,怀有一种深深的自责。《羊事四季》写出了乡村之子对故乡的深沉感情,通过春夏秋冬放牧的经历,串联起乡村岁月的艰辛记忆。他笔下的人与羊群之间,不再是利益的施受关系,而是一种亲情关系。为羊治病竭尽全力,为生活所迫卖羊而依依不舍,羊群不归家后遍山搜寻、牵肠挂肚,等等,没有乡村生活经验的人写不出这样的作品,没有体验过乡村严酷生存法则的人,也断然不会如此痛彻心扉。这种人与羊唇齿相依的亲密性,体现了作家站在动物的立场上体悟生命,力求“重返生态整体之中,重新确认人类在自然整体中正确的位置,恢复和重建与自然整体以及整体中的各个其他组成部分的和谐、稳定、生死与共的密切关系”^[2]。

鲜明的生态意识,也体现在秦羽墨对乡村的蜂、蛇等动物的怜惜上。这些动物,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一定的困扰,村里有靠捕捉这些动物谋生者。秦羽墨在叙述这些捕蜂者、捕蛇者的经

历时,伴随着一种复杂的感情。一方面,他知道这些捕蜂者、捕蛇者是为了生活不得已而为之;另一方面,他也清楚大肆的捕杀会带来生物多样性的失衡。因此,在《蜂季节》《蛇群出没的村庄》等作品中,他最终还是把捕杀者的结局叙述得悲惨而无奈。如陈六生性老实,喜欢掏蜂,最后被蜂蛰死;刘猛子是捕蛇高手,最后也死于五步蛇之口。这些捕杀者的悲惨遭遇隐含着一种轮回思想,也隐约表达了作者的价值取向。我们不清楚现实中的捕杀者结局究竟如何,是否真如作者所写都不得善终,但作品传递出来的意念却是明确的,即人类最终将会为自己的贪婪付出血的代价。在写下这些文字时,作者的内心应该充满犹疑和疼痛,其不动声色的叙述隐含着对人类的悲悯和批判。当然,现实世界讲究的是适者生存。现实中的乡民不可能对毒蛇肆虐、狂蜂成群、灾鸟作害等视而不见,相应的,捕杀者还会不断出现。文学的呼唤注定是一种乏力的呼唤。

长年的乡村生活经验,深化了作家面对故土的思考。他对这块充满自足性的民间世界的文学描写,自有其特点。“民间性的文学世界往往呈现出对善的伦理、美的人情的守望情怀,作家们在这种守望中诉说着人与人之间的关心,乡民对土地的热爱,还有对城市化进程中酸楚世情的关注和思考。”^[3]在《天空的另一种形式》中,作者集中写到了几个场景。老举的爷爷三个儿子为争夺田产反目成仇,父母向亲戚借粮遭遇难堪,全家人垦殖荒林付出艰辛汗水,都成了老举儿时抹不去的心理阴影,成为其年长后背叛泥土的心理动因。可时代的巨变让人措手不及,没过多少年,青壮年纷纷外出务工,留下了日益空心的村庄,田地开始荒芜,乡土失去生气。老举爷爷在三个儿子外出后踽踽于荒野的悲凉画面,是当下中国乡村景况的缩影。作者看到了乡村无可奈何的破败趋势。当束缚农民几千年的土地最终被抛弃时,乡村注定要面临深刻而艰难的转型。这不仅包括年龄结构、性别结构的改变,也带来伦理、道德、观念的变化。古老的乡村将走向何方,出路何在?乡村走出的青年人进入城市之后,他们又将面临什么样的困境,该作出怎样的艰难抉择?这些都是困扰我们这个时代的难题,可惜作者没有继续追问下去。在触及时代的隐痛上,散文尤其短篇

散文更多只能进行表层描摹，而无法像小说或者报告文学一样承担起更具前瞻性和深刻性的人文思索，这应是散文写作很难在思想穿透力上达到一个更高维度的原因。

二 底层经验中的人性省思

除了描写乡村物事，秦羽墨还把关注的目光投放到乡村人物的身上，以人的丰富性来追求文学表达的纵深度。书写父亲形象的散文，是秦羽墨的呕心沥血之作。《关于夏天的七种隐喻》，一反文学作品惯常对父爱的正面歌颂，选取了7个生活的场景，映射出父亲生命中的7个片段，对其扑朔迷离的一生作了叙述与重构。父亲饱学多才，青年落魄，壮志难酬，形成了终生难解的心理郁结，性格逐渐暴戾，由此影响了儿子的人格成长和家庭的氛围，最后在不算老的年龄溘然长逝，给不乏悲情的一生划上了一个不圆满的句号。

《父亲是一只羊》，写了父亲为摆脱生活困厄以放羊为生，长年与羊交流，对羊群的情愫日益浓厚。当羊群卖掉之后，他感情失去寄托，迅速苍老。对于早逝的父亲，作者心中始终有复杂的感情。一方面因为父亲的暴躁性格，他较少感受到父爱，成长中伴随着诸多不愉快的回忆，致使他的逆反心理突出；另一方面他也对父亲不得志的人生怀有深深的悲悯与同情，对父亲因早逝而没能进祖坟的结局，更是感到无比的悲凉。当父亲去世之后，他蓦然明白那个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永远走进了历史，他再也忍不住内心的悲愤嚎啕大哭，沉潜已久的情感犹如洪水般爆发。

《母亲进城记》是关于母亲的赞歌。在汗牛充栋的同类题材中，要写出特点，感动人心，殊非易事。在秦羽墨的诸多散文中，细节的刻画是较为突出的，有着小说描写的形象感。母亲进城来看儿子，从数百公里外的老家不顾颠簸劳累带来20斤米酒和两只煮熟的乌鸡；把家里的座机带上火车，一路上给亲戚打电话消磨时光；临别前悄悄给儿子留下了祝福的字条。这些生动的细节，把一位农村妇女对儿子的浓酽爱意和强烈的自尊感表现得淋漓尽致。跟父亲相比，母亲的身上更能凸显人性的伟大。她既要承担繁重的劳作，操持整个家庭的事务，又要调和暴躁的父亲与儿子之间的矛盾，用母性的力量化解了一个又一个的

家庭危机。

秦羽墨还有一组没收进《通鸟语的人》中的作品。这些作品书写城市生活经验，与之前的乡村题材有着明显的区别，但依然保持着乡村题材作品中的敏锐和锋利，集中表现了他对底层人生的观感。在《一棵水稻的现代属性》中，他把自己比作一棵水稻，于芸芸众生中平凡而卑微地活着。在与自己同样平凡的小萍身上，他看到了人性善良的一面；面对黎华等“恶人”，他也恨不起来，对这些人满怀怜悯。任何人都有善恶之念，弱者在无法获得尊重之后，不敢反抗强者，只能以欺负比自己更弱的人来达到心理的平衡，如黎华的老婆就是这类人的典型。《住在红尘深处》中的“红尘”，既是住所的所指，也是城市暗角的比喻。“邵阳佬”的龌龊，房东大爷渴望嫁出智障女的秘密，收废纸的师傅对文化的独特理解，等等，把底层世界粗鄙生活的状态展露无遗。《我听见乌鸦在歌唱》是对当代年轻人生存现状的隐喻。“乌鸦”被人类视为不祥之物，它的鸣叫自然是一种哀音，为人所厌恶。作品中，当权者的阿谀奉承、欺上瞒下，以及对年轻人的无情压制，尽显丑态。在此背景下，“我”与乌鸦的生存境遇高度契合，对乌鸦有了一种惺惺相惜之感。书写城市题材，秦羽墨一扫那种乡土世界的温情脉脉，也较少风景描写，他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作为重点，集中凸显人性善恶的冲突。《风中有声》中的英琪老师，满腔热情地在村里代课，期待着代课期满可以按现有政策转正吃上国家粮，却不料政策突变，乡村小学取消，他的转正愿望无疾而终。英琪是乡村小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们有一定的知识文化，可以在文化贫瘠的乡下代课为生，不擅长甚至也不屑于与耕田耙地者一样操持农活。当国家对乡村教育工作者的文化要求提高后，他们成了时代变化中找不到归家的人，处境尴尬，终被时代抛弃。秦羽墨来自乡村，接触的大多是底层人物，他自己的体验与这些人物的经验相交织，便碰撞出一种疼痛的火花。在这些人物身上，倾注了秦羽墨的感情，寄托了他的思考。

三 苦难书写中的伦理得失

秦羽墨的散文带着乡村经验的原生气息，既有乡野田畴的芬芳，又有山林岩石的硬度，既沐浴

着温润的阳光,又呼啸着粗粝的山风,是乡村之子从自然本真中萌发出来的对生命的感悟与书写,其遍布心灵游动的轨迹,充满生命体验的气息,令人读来过目难忘。

秦羽墨的优势与局限也由此显露。成功方面:一是表达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渴望,宣扬了万物有灵的生物观和珍惜生态平衡的价值观。二是关注底层生存状态,为那些卑微如蝼蚁的群体书写,探究他们在物质与精神双重贫困重压下的人性挣扎,以及走向幸福生活的可能性,作品有着浓厚的悲悯情怀。三是饱含着对乡土困境的忧患。城乡冲突的加剧,贫富分化的凸显,乡村劳力的流失,道德伦理的沦丧,如何救赎乡村,这些摆在任何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面前的问题,在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四是着力书写了人性的温情与善意。母亲对儿子毫不保留的爱,儿子因无法赡养双亲而满怀的歉疚,“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打工者之间那份信任与托付,这些平凡中显现出来的光芒,成为秦羽墨散文作品中最具温度和亮度的部分。这些温暖人心的书写,可以看出秦羽墨面对自我历史的一种态度。其中有反思,有悔悟,有执着前行的信心,也有承担责任意识,它表明秦羽墨作为一个当代青年作家所具备的良知与担当。

但秦羽墨的局限依然不容忽视。他对于自身苦难的着力渲染,容易使自己落入一种道德幻觉,不能清晰认知困境给予的磨砺,从而走向愤激与偏狭。而人一旦偏狭,心态就乱了,格局就小了,文字也就戾气横生,难以走向宽厚与阔达之境。他对自己因无法交齐学费而被大学暂时扣押毕业证书一事流露出怨恨情绪,着实没有道理;他应对自己父亲的急躁性格的态度,也有违人伦,难以让人接受;他把城市当作乡村的假想敌,作为幸福归宿的对立物,也有悖人类文明进步的主潮。文学表现也许不能与作家的现实状况完全划等号。作为人类良知显现方式的文学作品,是不是应该承担起寻找救赎人类困境之路的责任?作家是不是有必要多从自身寻找原因,而非一味将人生挫折归咎于客观现实?这是每个作家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著名批评家谢有顺常举一个例子来阐述文学书写希望与温暖的重要性:“唐君毅说得对,我

们没有办法不肯定这个世界。只要我们还活着,就必须假定这个世界是有可能向好的方向发展。你只能硬着头皮相信,否则,你要么自杀,要么麻木地活着。如果你还没有自杀,那就意味着,你的心里还在肯定这个世界,还在相信一种可以变好的未来。鲁迅为何一生都不愿苛责青年,也不愿在青年面前说过于悲观和绝望的话?就在于他的心里还有一种对生命和未来的肯定。”^[4]作为年轻作家,如果我们在这个时代的奋斗不是为了更好地改变生存境遇——至少为父母减一点负担、挣一份荣耀——而应该有所作为的话,那么支撑我们艰难活下去的勇气与希望又在何方呢?如果我们对未来不抱有一份希望,相信现状会因我们的努力而向好的方向改变,那么我们辛苦作文又有什么意义呢?只要还不放弃写作,不放弃以文学救赎自己,继而改变他人,就说明我们坚信人生的脚步正向着正确的方向前行。我想,“先立其大”,树立一种关乎长远的价值观念,追求一种阔大方正的人生格局,明确一种积极健康的人生理想,使文字走向明朗、抒情、温暖,这是每位作家尤其是年轻作家首先应该解决的人文价值问题。

乡村和城市间生活经验的转换,让年轻的秦羽墨聪慧而早熟,赋予他观察世界的独特视角。他的散文是对30余年人生经历的回顾与梳理,他以少年老成之笔法,深入探究乡村伦理的变迁和城市底层人性的挣扎,洋溢着自然之子率性而为的活泼天性。比起众多的同龄写作者,他有着难得的深度。复杂而隐忍的生命体验,对世界深刻而痛楚的感知,对文字精益求精的态度,奠定了他成长为优秀作家的基础,我们也因此期待他的写作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和收获。

参考文献:

- [1] 秦羽墨.通鸟语的人[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6:134.
- [2] 王诺.欧美生态文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258.
- [3] 王光东.城乡关系视野中的新世纪小说创作[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9.
- [4] 谢有顺.文学的常道[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4.

责任编辑:黄声波